



位于埃塞俄比亚杜克姆的华坚鞋厂内，装配线工人正在工作。

投资复苏

陈文婕、杜大伟、邓希炜

中国在非洲外国投资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尚未占主导地位

过去15年间，非洲经济增长加速，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超以往。一个方面的发展几乎必然会在另一方面的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

总体而言，非洲各经济体均已对各自的体制和政策作出改善——这些变革不仅促进了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而且吸引了更多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同时，有证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拥有公司的所有权股——给接受投资的经济体带来了溢出效应，为其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技能，并使之与全球价值链相连，这些溢出效应应该能够加速非洲经济的发展。

非洲经济提速至关重要，因为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非洲减贫工作取得了从

1990年前迄今为止最大的进展。1990—2002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根据世界银行规定，生活在日收入为1.25美元这一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7%的水平上。但2002—2011年间，该比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因此，要进一步降低贫困率，就需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而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则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在本次投资复苏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最近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已成为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需求让非洲实现出口量和收益双增长。对此，许多观察者认为，中国投资已在非洲占据主导地位。的确，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存在一些备受

瞩目的大型自然资源投资，包括对治理不善的国家的投资，如中石化在安哥拉开展的油气收购项目、华刚矿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的铁矿投资以及中国铝业公司对几内亚进行的矿业投资。事实上，尽管中国已成为非洲的重要投资者，并且很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但其离主导投资者还相去甚远——不管是在资源行业还是在其他行业，均是如此。此外，近期中国经济放缓，这对非洲意味着什么尚不明朗。

然而，我们的研究远不止大型国有企业交易，如上文所述的大手笔投资项目，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对非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的现状。对非洲而言，中国投资有可能变得十分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发展方向不同。

劳动力增长

过去，中国劳动力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因此每年需要创造 2000 万个就业岗位。不过，这一阶段已经结束。目前，正如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 岁）的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是另一番景象，到 2035 年，其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IMF, 2015；见图 1）。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在减少，非洲和南亚将成为全球劳动力增长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从中国等老龄化经济体流向更年轻且更具活力的非洲经济体的外国投资很有可能实现互惠互利。

在调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人称之为境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中国商务部提供的公司层面的数据，因为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都需要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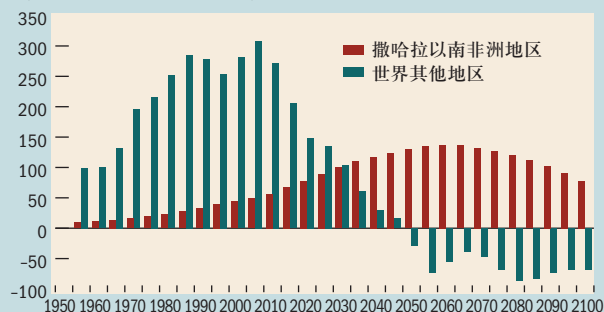
国商务部注册。最终生成的数据库提供了投资公司在中国的地址及其经营范围，还包含了有关投资接受国的信息以及有关投资项目的中文介绍。但是，该数据库未提供有关投资金额的信息。1998—2012 年，约 2000 家中国公司对 49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投资。数据库中存在约 4000 个投资项目，因为各公司的投资项目不止一个。这些投资公司一般均为私营公司，其规模远远小于参与受到广泛关注的大手笔交易的大型国有企业。基于对境外投资的描述，我们将投资项目归纳至 25 个行业，覆盖经济的所有部门，包括第一产业（即原材料运营）、第二产业（即材料加工）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通过对各国各部门的投资项目进行分类，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私营企业对非投资的概况。

我们从有关投资数量的数据中发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这些投资并未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其中，服务业

图1

增速加快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面临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同时，非洲劳动适龄人口将在未来几十年急剧增长。
(15—64岁之间的人口, 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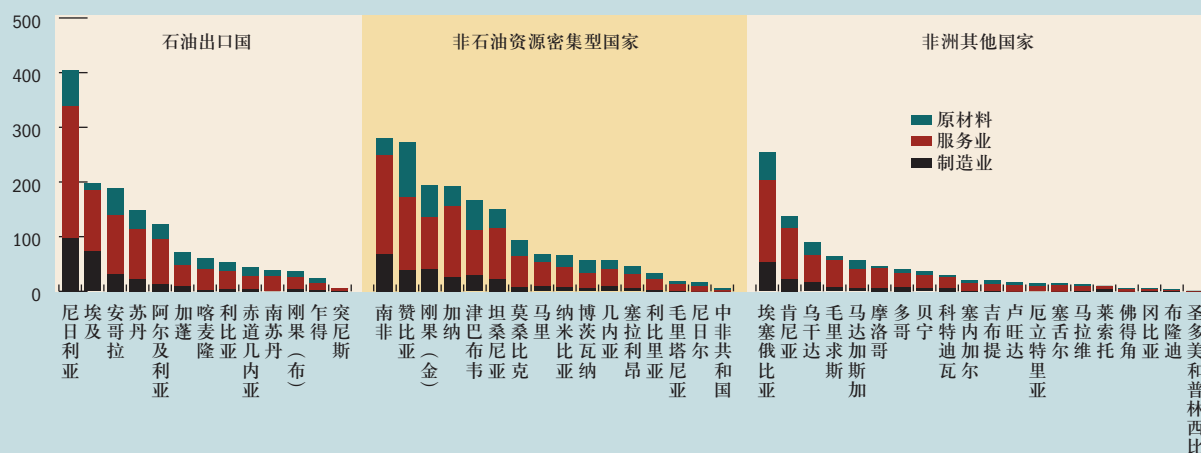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 (2015)。

图2

投资分布

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分散于非洲各个国家和行业。
(投资数量, 1998—2012年)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作者的计算。

投资项目最多，如为施工和运输提供帮助的销售分支机构或运营机构。制造业投资数量也十分可观。纵观非洲乃至全球，服务业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最多，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投资具有典型性。中国对非投资分布均匀：既有尼日利亚和南非等资源型国家，又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等非资源型国家（见图 2）。即便在资源型国家，自然资源项目也仅占个人投资的一小部分。

我们还研究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和其他国家特征是否会影响中国投资项目的数量和类型。如果中国投资类似于其他国家的营利性投资，那么投资项目的数量和性质应该与生产要素禀赋和投资接受国的其他特征有关。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没有集中在要求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但其往往倾向于拥有受过良好培训的劳动力的国家，这表明中国投资者的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国家相比该地区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培训水平不及前者）的优势。我们还发现，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更集中于资本匮乏国家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这表明中国投资在为非洲提供外部资金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对中国对非投资项目数量进行了初步评估，其内容不涉及投资规模——这或许可以说明我们得出的有关中国投资性质的结论并不能支持这样一种普遍观点，即中国是非洲的重量级投资者。但当我们对投资规模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中国并非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商务部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对不同非洲国家开展的直接投资存量（即现有投资价值）的综合数据，通过分析此数据，我们发现，截至 2011 年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仅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3%。大部分外国投资来自于西方国家。虽然在很多人看来，3% 这个比例似乎太小，但其他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5）发布报告称，2013—2014 年间，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占总投资流量的 4.4%——仅略高于中国现有投资份额。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在对非投资中占据压倒性地位，是非洲的最大投资者。美国对非投资规模也较大，甚至连南非的对非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

投资放缓必定会对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

此外，就投资价值而言，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对其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进行了分配。中国和其他投资者都青睐于大型市场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虽然大部分中国投资集中于服务业和制造业，但这部分投资与典型的能源和矿产领域的大额投资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西方投资者也倾向于这些昂贵的自然资源项目。

中国公司与西方公司在昂贵投资方面存在一个重要区

别——治理。具体而言，西方投资集中于知识产权制度和法治机制比较健全的非洲国家，而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不关心知识产权 / 法治环境，其昂贵投资往往集中于政治稳定的国家。鉴于中国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交易，中国投资者的这个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投资放缓

分析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近期中国经济的放缓，2015 年第二季度的股市震荡，8 月份的人民币贬值是否预示着中国对外投资将放缓？

中国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目前经济正在艰难地向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式过渡。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其出口增速不可能超过全国贸易增速。近期，中国出口量一直以在较低的个数增长，接近全球贸易增速。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有所削弱，而是因为全球市场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可能不会大幅改变整体格局，因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紧随其后。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旨在促进投资，这些计划一度将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推高至 50%。虽然这些举措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维持了增长态势，但却造成了整个经济的产能过剩——大量房屋空置、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许多基础设施利用不充分，如小城市里的高速公路以及不必要的会议中心。由于产能过剩，投资自然就会减速，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的放缓导致了非洲经济体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出口量的减少，对非洲造成了直接影响。

2015 年上半年，虽然中国传统产业部门面临不利局面，但与此同时，新兴经济部门却迎来了一些利好消息。相较于工业，服务业实现迅猛增长。大部分服务业产出被家庭消耗，过去 30 年间家庭收入一直稳步增长。尽管如此，投资放缓必定会对就业、收入和消费产生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

中国经济放缓虽然造成了非洲出口量的减少和价格的下跌，但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积极影响。中国国内投资的减速意味着目前中国有更多资金投资海外。虽然中国应逐步提高其消费率，但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储蓄可能会超过投资，这表明中国将继续有序地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资金。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应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主导型向生产率增长和消费增长依赖型转变。这些计划包含了培养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各项举措。例如，为了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有关部门计划放宽家庭仅可在户口所在地享受政府福利这个规定。他们还计划推出金融改革，以提供更优的资本价格并将其进行高效分配。此外，他们计划开放服务业，目前中国服务业基本上不对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开放。

若经济增长方式能实现平稳过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继续保持在6%—7%之间。届时，能源和矿产需求的增速将不及以往，但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将成为其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而非洲则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增强人力资本来争夺中国投资，因为我们发现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家更易吸引来自中国的技术密集型投资。

不过，这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对外投资首次大幅超过对内投资，其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以获取利润，国内经济出现减速。事实上，2015年中国遭遇了大量的净资本外流。据IMF公布的2015年第四条磋商报告预测，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为3370亿美元。1—9月，中国央行储备减少了3290亿美元。从这两个数字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出，中国净资本外流的规模高达6660亿美元。

若中国未能实现向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平稳过渡，在短期内，其将继续保持主要资金来源国的地位，但在中长期内，其不会实现增长，因而也就不会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国。成功实现经济再平衡将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裨益。■

陈文婕 (Wenjie Chen) 是IMF非洲部的经济学家，杜大伟 (David Dollar) 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邓希炜 (Heiwai Tang)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

本文基于2015年8月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论文“Why is China investing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firm level”，陈文婕、杜大伟和邓希炜著。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5,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frica (Washington, Apri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Jan Svejnar, Andrés Velasco, and many others.

A 12-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The 2016–2017 program begins in late May of 2016.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6.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sipa.columbia.edu/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